

编者语

达拉特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、知名杂文作家鲁德重先生,于2019年9月25日逝世。

鲁德重先生先后在我旗从事教育、宣传、文化等工作。他出版杂文集三部,分别为《野潮集》《风骨篇》《管窥录》。鲁老生前关心社会文明进步,关注文化繁荣,关怀青年人才成长,为繁荣达拉特旗文学艺术事业作了大量有益工作。鄂尔多斯市文化界文人士志纷纷写下怀念文章深切悼念之。

七律·痛悼鲁德重先生

周晨曦

忽闻噩耗泪沾巾, 德高志为学识富。
天寿长驾鹤西去, 望室皆因理意真。
三秦宏济成典范, 生性坚贞成典范。
一身傲骨显清芳, 光明磊落树精神。

【注】三秦杂文:即鲁德重先生所著《野潮集》、《风骨篇》、《管窥录》

在鲁德重先生杂文创作3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

嬉笑怒骂皆成文章

梁仝

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而且具有门类齐全的创作人才队伍。在《管窥录》的首发式上,我还是主持人。

大家都知道,鲁德重先生在我旗是老领导、老文人。当领导,足迹踏遍了宣传文教系统;当文人,笔耕不辍,从不停歇。不仅自己写,而且还在关注鼓励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去写。我记得其中之一,鲁德重先生是我的老领导,领导了多少年鲁老并不认识我,他是局长,我是一般职员,我们的认识是从“文”开始的。前些年由于工作 and 爱好的关系,经常涂抹些“豆腐块”,也往往被打印成铅字,见诸报端,而鲁老平时注重研究报刊,日积月累,在他的脑海里就有我这么一个名字。在一次关于文学作品的研讨会上我们相遇了,他才将名字和我人联系在一起,寒暄后,他谈到了我的《晋中访古》、《昭君坟沉思》、《海南摆棋》等几篇“作文”,鼓励我好好写,特别是散文,基础较好,当时面对文人云集的环境,我显得比较胆怯,但是时隔久鲁老就给我的第一本书《黄河浪花》写了《序——木总关情》的书序。文到纸后,我们的交往就频繁起来,经常坐在一起促膝长谈,探讨我旗文学艺术事业该怎么搞?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在哪里?他见地深刻的设想和打算让我受益匪浅,他思路清晰,措施得力,谈吐犀利,举止文雅,消除了我对他的拘束。

鲁老在散文、杂文、诗歌、文艺评论等的写作中,硕果累累,尤为擅长散文,而且功力不凡,成就卓著。特别是在当今这个“唱响主旋律,传递正能量”的时代,住住在一篇杂文问世后,势必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担心和争论,甚至有人还要对号入座,说这不还是给作者找点麻烦吗,但是鲁德重先生就是这样矢志不移,坚持创作杂文几十年,杂文就是这样,它是源流最广泛的一种文体,如果杂文不源流最广就等于自动被根绝。而鲁德重先生,他的杂文也不可能与政治脱节,直接

的或间接的涉足这一领域,直接也好,间接也罢,他的杂文很有骨气,观点鲜明,敢于直言、直抒胸臆,爱憎分明,行文流畅,文如其人,吐辞激烈,犀利尖刻,这些都是鲁老杂文的特点。读后顿感轻松愉快,如释负重、酣畅淋漓,无论是读《野潮集》《风骨篇》,还是《管窥录》,总的感觉是先生一如既往地为大众立言,替百姓说话,以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敏锐的社会人士去记录、剖析、褒贬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切。

综观鲁德重先生的杂文集,选材非常广泛,通过短小的篇幅,点滴的感受,片段的思想,独到的观察。大到世界(联合国),小到地方(树林石),天南海北,古今中外,新闻时事,奇谈趣闻,皆可作文,其显著特点可以归纳以下几个方面概括:

第一、文艺性和说理性的有机结合。有人说杂文是议论文,其实是它作为文学体裁之一。杂文的文艺性表现在它是反映现实的,又表现在它是有形象的。如书中的《从她她她探室“红楼”》、《草菅人命当何罪》等等,这些杂文里的文艺性和说理性就达到了有机的结合。

第二、辩证性和抒情性的完美统一。鲁德重先生的杂文论辩色彩较浓,铁嘴铜牙,通过严密的论证,说得你心服口服。但是光论辩也不行,那样会缺乏趣味,适当的来点小抒情,板着面孔训人,人家往往不爱听,有时还会陷入僵局,此时也要来点小抒情,人家就会亲近你,觉得杂文这东西也不全是“黑包公”,也不乏“带月西归”之温情,既要是文学的,抒情俏俏借发挥也是免不了,的抒情性是吸引读者的有效手段。像鲁老的杂文《鸡鸣与鸡鸣》、《民的眼泪》等等,即便是鲁迅这样的杂文大家,在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的同时,也不乏有“引起拯救者注意”的温情。恨得深就是爱的切,真有点“打是亲骂是爱”的意思,如《可怜可怜孩子们》、《官场智慧》等。

第三、歌颂真善美与揭露假恶丑有结合。

现在对杂文有误解,好像只有揭露和批判才是杂文。殊不知有歌颂真善美的职能。因为杂文要反映社会的本质,真善美就代表了社会的本质。《你好,树林石》等篇目就是弘扬正气、歌颂主旋律,传递正能量的,树立典型,歌颂“立党为公”、“执政为民”、“以人为本”、廉政建设新风尚的。由于假恶丑不代表社会的本质,才需要杂文家去揭露和批判。从这一点看,杂文是带点不恭的武器,使用的好,就能真正发挥其文学艺术的作用,能促进社会的进步。总揽鲁老的大部分杂文,不难看出这些杂文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切入点,就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,刨根究底,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症结,指明努力的方向,让读者受到深刻的教育。

为鲁德重先生挽联(两篇)
七律·鲁老杂文创作
60年有感(新韵)

满堂文友忆情浓, 笔语争锋赞鲁翁。
风骨篇传佳话, 野潮集集树奇功。
替民请命书胸臆, 为党忧怀出品。
营造泉流恩泽, 撰文三卷誉奇雄。

注:《野潮集》《风骨篇》《管窥录》为鲁翁杂文三部曲。

座谈会随吟

鲁翁康健创作佳, 德高望重誉满旗。
笔耕不辍为百姓, 轻骑淡墨自奇。
轻骑淡墨自奇, 轻骑淡墨自奇。
营造泉流恩泽, 撰文三卷誉奇雄。
文坛指点更繁荣。

9月26日,我在“准达文化群”里看到有网友发的帖子,说是鲁德重先生仙逝了。于是,我很悲痛。想哭,但是没有吼出来。

今天早晨,我和达旗作家翟冬梅联系,本意是问她参加一个另外的婚礼?她说是这几天要安排鲁老的追思会。我很欣慰,的确,鲁老是一个值得回味和纪念的人。他这一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弥补了达旗以及伊盟的文学史上的精品空白。

鲁叔是我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,大家有一个不约而同的称呼,那就是鲁老——杂文家。

其实,鲁老不只是我们达旗的。就他的文章质量来说,他属于鄂尔多斯、内蒙古和全中国。

中国的事情很奇怪,一个人如果是生活在一个小县城,那么你就是再有才华,也只能算是一个具一般性的作家和名人、明星。

贺叔和鲁老是老朋友了。

鲁叔无论是从行动和理论上来说,他都是我的父老,或者是父亲。由于鲁叔和我生活的不在一个城市,其实我们大多数时间是不太熟悉的。那个时候我也经常事,只是记得他来东胜、临河和呼和浩特市来我们,和父亲有叨拉不完的话。

给我感觉鲁叔这人性格直爽,与现代社会那种附和格格不入。我记得父亲去世后,

心潮,有时会像水一样,是慢慢蔓延的。直到今天,鲁老出殡了,这种痛感才铺天盖地。

几天前,正在熙熙攘攘中,为人世间不得不应对的各种俗事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,高湛明老兄来电:“鲁老病重……”

我的一沉。

据上次看望鲁老已过去半年有余了。中间一直在关注着鲁老的病情,每当听到别人说他虽然行动不便,但仍然腰背挺直时,就像以鲁老异于常人的意志,也许这一回他虽然多年前他患癌一样,与肿瘤君和相处,逃过一劫。

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期情感的乐闻。

连衣了花。第二天一早,湛明老兄、建光主席和我匆匆来到人民医院种瘤科。

病房异常安静,只听到正在昏睡的鲁老沉重而急迫的呼吸,手平躺在病床,干干净净,整洁齐整,没有一丝杂音。

湛明老兄和我主理人,声与陪护鲁老的家人交谈,眼睛盯着鲁老,鲁老正在昏睡的肌肤蜡黄,浮肿的鲁老好像有第六感,突然睁开了眼睛,我们赶紧凑集到了鲁老的床前,湛明老兄拉住了鲁老的手,我听见鲁老轻咳了一声,“湛明”。

没想到此刻鲁老的意识仍然非常清晰。

“身体不行了,已经吃不下了……”

他声音微弱但吐字清楚。冷峻的语气一如既往。

鲁叔走了!

杜洪涛

他来这里看望母亲。期间具体叨拉什么?我想不起来了。大意是针对现在的社会风气说,父亲没有教会他腐败。

鲁叔把父亲当做他的老领导、恩人和知己,而父亲这一辈子把知识分子当做自己的财富。父亲在达旗工作期间,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围在了自己名下,这些人在父亲生前和去世后,依然与他们家族有联系。这让我们受益和感恩不小。

鲁叔是文学界的大家,更是杂文大家。我记得那一年,张秉毅和高福庭写了一部很糟糕的电视剧《走西口》剧本,我去树林召参加了那次研讨会。记得贺老(贺政民)和鲁叔(鲁德重)参加了。也就是那次的研讨会,鲁叔把我介绍给鲁老。贺老对鲁老说:“德重,这是杜部长家老三。”父亲曾经担任过达拉特旗旅委宣传部部长。那个时候,鲁老已经不认识我了,结果站起来和我这个小辈握手,表现出了一种对父亲的敬仰。于是,我和贺叔、鲁叔汇报了我们在家的情况。他们听完后说,要是你爸爸现在还在就好了。

鲁叔是一个教习的人,就如同这部杂文集《风骨篇》一样。他没有当过太大的官儿,就如同他说的那样只是一个芝麻官。但是,鲁叔在达旗,在伊盟永远也是一个知名人士。

鲁叔生存的环境有点太小了,我一直在想,他若是生活在东胜、呼和浩特市,他就

是这些地方著名的杂文家和写家。可他由于生活在树林召,他就是人们所说的“我旗著名的杂文家”,对此,我不认可。鲁叔,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杂文大家。不妨你们好好看看他的文章!

那一年,鲁叔来呼市看望父亲,我记得是母亲给做的夜饭。我那时刚调来呼市。离得远远地看着他和父亲这老弟兄俩,他们都说的是达旗的事和老事。我那时甚至不醒(省)的,也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?父亲不喝酒,但是一定要给朋友满酒。

我觉得鲁叔除了大学(其实是中专)毕业后来到树林召,踏踏实实地把一生献给了达旗,更主要的是把才华也献给了我们达旗和伊盟。他的杂文无论是在达旗和鄂尔多斯、内蒙古,以及全国,都是属于顶级的。

有时,我甚至觉得,作为杂文大家的鲁叔生活在达旗和鄂尔多斯有点委屈。鲁叔一直就是这样的著名。鲁叔,在我看来其实就我的父亲和长辈。这是因为他的人格决定的。

好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艰难和困苦,但是当你们经历后,一切都迎刃而解。困难就在我们眼前,就在我们身边。其实,我觉得,只要你和鲁叔相识,一切都可以理解了。

鲁叔,一路走好!喜欢你的文章、文风和人格。

大家的模样

翟冬梅

建光主席马上告诉鲁老,他一直关注的响沙文学艺术家,马上就要落地开会的事,鲁老气息奄奄,但仍然用近尽力气说:“我参加不了(作协活动),你们好好干。”

至此,鲁老已发不出声音,又昏睡了过去,我们坐在床沿,束手无策。又过几分钟,他又醒来,抬起一只手臂,我们注意到他是想喝水,马上把暖水瓶送到他的嘴边,但此时已虚弱得连喝水的力气也没了……

人人都知道,有生必有死。

但我们仍然觉得不能相信,无法接受:鲁老这样的人,无论何时遇见都是高大威仪,满含力量,连他的文字,也犹如刀锋,而和他交流你都能感到他的力量能够传导给你……

就是这样一个老人,怎么最后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呢?

可是,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天的到来,我们必须面对这生死离别的时刻。

退出病房,天地黯然,我机械地打开车门,启动,行驶……一条老街的街景在车窗两边缓缓流动,而我的眼前却是一帧又一帧与鲁老过往的点点滴滴……

20年前,鲁老手一挥——稿件,气宇轩昂去投报社编辑,我们低垂着脑袋,让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的我们,跨越鸿沟,聊了很久。

之后见到鲁老的时候并不多,大多是在文学活动中,我能感觉到,鲁老对文学的执

念,远超常人。他不但自己创作,还关心着每一个人的创作。每一回都问我创作近况,我出一书,他还手写了一封长信,鼓励与鞭策俱在。

2015年,鲁老郑重地找我谈话,说达拉特能探上中国作协会员条件的目前大概只有我一人。他希望我提入会申请,并嘱咐我认真对待。因为他认为,加入中国作协,不光是一个人,也是一个地区的荣耀,代表一个地区的文学水平。

从来没有这个想法的我,在鲁老的催促下提交了繁杂的申请,没有通过。又过了两年,我又有所积累,鲁老再次催促,而我觉得自己身外虚名最基层,又与外界接触甚少,希望渺茫,但因为是鲁老的意思,就又申报了一回,没想到竟通过了!

知道我入中国作协后,感觉鲁老比我还高兴,那一晚他连喝了好几杯,但又不动声色而幽默地告诫我:“一定要努力超越自我,走到我的境界!”……

后来我人到从口中学得知,为了我,鲁老两次去宣传部找相关负责人,希望能让我从日常繁重的工作中脱身出来,给我一个相对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……

而对我,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。

这就是鲁老。

这一年,我上了文研班,进了鲁院,见了许多名声显赫的文坛大人物,阅尽千帆,再回头审视,我发现,在自己的意识中,大家的模样,仍是鲁老这样的。

先生,一路走好

乔小玲

鼓励着。他的幽默睿智与深刻给我们留下了至深的念想,现场气氛被他渲染得异常生动活泼。

先生爱干净,身为局长也要做家,我们看到他扫地收拾家清洗水,他把他收拾得清爽,一尘不染。他喜欢养花草,我们看到到窗台上,或者被阳光温暖地照着的地下有好几盆翠绿的文竹立在那儿。文竹翠绿欲滴,象征着永恒的爱情,但他相信文竹与文竹修养有关,与高雅与高贵的人品有关。因此先生绝对是有着优雅、高洁、永恒、廉洁自律的文竹品格。他在我心中的地位用文字无以比拟。

高考落榜后,我成了待业青年,垂头丧气中瞒着家人悄悄报了函授大学,准备悄悄南下读文大。但先生是教育局局长,旗里各路教育动态都在他的掌握中,他说如果一定要放弃,争取把函授大学读出来时,我那时的确下定决心要完成函授大学所有课程。

后来我还是任性放弃了函大学业,因为我记得原本作为秘密的函大已经是不秘密。事实证明,放弃函大是我一生最愚蠢的行为。1991年,凡是有函大文凭的当时教师都转正了,而我才想起先生的远见之明。性格古板也许是我不善于交际,扫兴中我开始进入各大酒店打工。直到在吕祖庙老忠德老达特特的“新南艺苑”打工时遇到赵曼先生,他

深感意外,我如实地说自己待业的情况,于是先生给我找了一份临时工作,可是风风冒气的我很任性,我说,鲁老师,编辑厂这工作不体面,我咋会编为编编先生。先生说,工作不体面不体面,每个人的成功都是从一丁一毫一毫做起的。也许我没有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,推辞了这份工作。后来我结婚后家居温格,和先生再也没有了联系,但我依旧笔耕不辍。

2017年秋天我回故乡给同学搭礼,郭世乐先生恩悉以群主文友的高情谊高规格地热情地接待了我,并给我出书赞助了5000元。他邀请了达拉特文学圈有名的作家们前来赴宴,其中有内蒙蒙古河文化传媒公司的总裁李丰茂先生,作家高湛明先生、王忠厚先生、刘伟老师等十几位文友,但我万万没有想到,是郭世乐先生惊动了鲁德重先生,在黑洞洞的夜晚他赶了过来。先生近八十高龄,能赶到现场让我终生难忘这份情谊。与先生27年后相逢真意喜悦而冷,他的身材依然挺拔挺括,脸庞依然清瘦,但声音一如当年生动而铿锵。

那天,我举杯走向先生,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。

那天,是我回故乡最温馨的一次,我做梦也没有想到,达拉特竟成为我而来。

先生,文界无江湖,您一路走好。